大山深处走出最美“古丽”

　　11月27日晚，广州白云机场。

　　帕夏古丽·克热木走出大厅，工友哈力切·孜亚等五六个姑娘捧着大束的百合、玫瑰迎上来。“古丽姐，我们在电视上看见你了，真漂亮！”哈力切说，你现在是大家心中的“爱豆”（偶像）！

　　南疆很多姑娘名字中都有“古丽”，是“花朵”的意思。工友们口中的“古丽姐”——帕夏古丽来自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。

　　古丽还是那个古丽——皮肤暗红，牙齿雪白，扎着马尾辫，走路带风，快言快语，一口夹杂着新疆口音的“广普”（广东口音普通话），是14年广东生活的印记。

　　11月24日，全国“最美职工”发布仪式在北京举行，包括帕夏古丽在内全国共有10人获“最美职工”殊荣。领奖台上，帕夏古丽身着柯尔克孜族传统民族服饰，笑靥如花，头饰上的白色羽毛，就像慕士塔格峰的皑皑白雪。

　　在颁奖现场，主持人这样定义“最美职工”：他们立足本职、爱岗敬业、攻坚克难，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。

　　而在乡亲们眼中，帕夏古丽的美更生动、更具体，她用行动让大家相信，只要努力奋斗，石头缝里也能开出美丽的花。

　　“我不信命，我只相信自己的双手”

　　11月30日上午，东莞虎门海滩，阳光明媚，海风习习。海滨栈道上，帕夏古丽高高抱起3岁的儿子喜任别克·都依夏，“你看，那边就是虎门大桥，多壮观呀。”

　　这天，厂里调休，帕夏古丽和丈夫一起带儿子来看海。如今，一家三口完全适应了东莞的快节奏生活。“吃完午饭，坐地铁半小时就能回去，很方便。”帕夏古丽说。

　　37岁的帕夏古丽是东莞绿洲鞋业有限公司的员工。2006年，她从家乡乌恰县来到东莞务工。14年间，她先后组织1300多人到广东务工，成为带领群众脱贫增收的“领头雁”。

　　帕夏古丽的丈夫都依夏·斯地克是随她一起外出务工的同乡。“现在我俩每月收入1万多元，儿子也入了工厂附近的幼儿园，很安心。”帕夏古丽说。

　　柯尔克孜族有句谚语：勤劳的人肚子饱，懒汉只说命不好。帕夏古丽穷过，却没怕过，“我不信命，我只相信自己的双手。”

　　帕夏古丽出生在乌恰县膘尔托阔依乡阿合奇村，该村海拔2400米，群山环抱，是山窝窝里的贫困村。14岁时，父亲去世，家里的天塌了，“当时还欠1万多元外债，妈妈和我们兄妹几个抱在一起，眼泪都流干了。”帕夏古丽说。

　　坐在荒凉的山坡上，望着羊群，帕夏古丽想：天天放着羊、吃着馕，日子难道就要这样过下去？

　　为了挣钱，帕夏古丽拾过棉花，端过盘子，当过保姆，但一直没有稳定的收入。

　　2006年，乌恰县号召农牧民去广东务工，23岁的帕夏古丽在全村第一个报了名。“那时候在很多人眼里，女孩子就该待在家，哪能抛头露面。”母亲也不想让女儿去，但帕夏古丽却坚定地说：“我想让您过上好日子。”

　　从牧民到工人，再到厂里新疆籍务工人员的管理者，这条路，并不容易。帕夏古丽流过多少泪、多少汗，她自己也记不清了。

　　初到广东，普通话听说能力一团糟，帕夏古丽急得直跳脚。为了练习发音，不影响别人，她主动搬进空宿舍楼，“每天放声朗读，提高得很快，就是楼里空荡荡的，晚上有点怕。”

　　技术不过关，别人下班她苦练，手指磨出泡，手腕肿得像面包。钳工是男人干的活，她照样干，师傅心疼她，她却说：“多学一样技术不吃亏。”

　　为了节省路费，2015年，外出务工9年后，帕夏古丽才第一次回家乡。此时，母亲已用她寄来的钱盖了安居房，弟弟已从新疆大学毕业。帕夏古丽觉得，一切付出都值了。

　　“第一次来广东，5天5夜，站票，换乘3趟绿皮火车。一个月后，一起来的35个老乡都回去了，只剩我一人。”回想起那次改变命运的旅程，帕夏古丽感慨道，“还好我走出了那一步，没放弃。”

　　“有我在，他们在东莞就有家”

　　11月30日22时，职工宿舍。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，帕夏古丽怀里，刚刚哄睡着的儿子不耐烦地挥舞着小手。帕夏古丽迅速按下静音键，起身下床，来到卫生间，“你好，我是帕夏古丽，有什么事？”她轻声问。

　　电话是乌恰小伙子吐尔达力·阿布力孜打来的。“古丽姐，过几天我想再去厂里务工，行吗？”“好啊弟弟，现在厂里正需要人，欢迎你来。”一番寒暄后，帕夏古丽得知，2016年在东莞务工3年后，吐尔达力回到家乡，不仅盖了新房，还娶了媳妇。

　　“那时他是单身汉，因为穷，天天为娶不着媳妇发愁。当时我劝他，只要勤劳肯干，好日子就在前头。现在一切都变了，他说这次要带媳妇一起来挣钱。”帕夏古丽欣慰地笑了。

　　为了带动更多老乡走出去，帕夏古丽常利用返乡探亲的机会，给乡亲们讲外面的精彩世界，讲党的好政策。从三五人到二三十人，再到上百人、上千人……越来越多的乡亲放下羊鞭子，进厂当工人，27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依靠外出务工，告别贫困。

　　13岁的女孩努尔扎提·木塔力甫腿部残疾，长期与轮椅为伴。木塔力甫·巴巴夫妻俩都是牧民，虽然想给孩子治病，但没有足够的钱。

　　“来我们厂务工吧，挣钱给孩子治病。”2018年，帕夏古丽回家探亲时，看到夫妻俩的窘境，急在心里。“可我们去务工，谁来照顾孩子？”“那就全家一起去！”

　　随后，木塔力甫全家4口人一起来到东莞，大女儿也进厂务工，夫妻俩和大女儿每月工资有1万多元。帕夏古丽帮忙联系医院进行治疗，平时还常帮孩子做康复训练。经过2年治疗，努尔扎提能在搀扶下站起来了，眼睛里有了别样的光彩。

　　在乌恰县，帕夏古丽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，甚至周边的阿克陶县和团场连队的老乡们都知道，在东莞有个“古丽”，想要外出务工挣钱，就找她。帕夏古丽已记不清，在凌晨两三点的广州火车站，她多少次冒着风雨迎送父老乡亲。

　　“她用真心待老乡。”好友卓侕春说，帕夏古丽自掏腰包1.8万元，帮42名贫困工友买火车票，而她脚上那双运动鞋，一穿就是5年。

　　“乡亲们从新疆来这务工不容易，我总想着，有我在，他们在东莞就有家。”帕夏古丽说。

　　“乡亲们不仅要脱贫，还要致富”

　　12月3日19时30分，29岁的鞋厂女工布帕提玛·买买提吐尔地，一下班就直奔工厂附近的美容美发店学手艺。

　　编好马尾辫，交叉盘绕，再别上发卡、喷上发胶，漂亮的新娘盘发就完成了。“做得不错，很快就能出师了！”师傅李亮夸道。

　　布帕提玛已经在这里当了一个多月学徒，4000元的学费，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，可她却不心疼，“能学到真本事就行。”

　　酒红色的短发，亮晶晶的美甲，微笑时露出8颗牙，眼前的布帕提玛，和过去那个穿着土气、一说话就脸红的姑娘，判若两人。“这家伙，能折腾！”帕夏古丽打趣道。

　　在帕夏古丽看来，“能折腾”是家乡妇女的一大变化。“过去农村妇女一辈子围着锅台和孩子转，为了劝她们走出来，我磨破了嘴皮子。现在她们主动给我打电话要出来务工，有的还要带家人一起来。”

　　“出来后，乡亲们不仅收入高了，更重要的是眼界宽了、脑筋活了。”帕夏古丽说，“这几年，出来务工后挣了钱返回家乡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。脱贫攻坚政策给力，再加上外出务工带回的新观念，乡亲们不仅要脱贫，还要致富。”

　　每一次回家，帕夏古丽都能感受到南疆发生的变化。越来越多的扶贫车间、创业工坊落地，妇女创业还能享受政策支持。

　　“我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牧民，要不是国家政策好，哪有现在的我。”帕夏古丽打算明年回家乡开鞋厂，让姐妹们在家门口挣钱。

　　“前不久看到新闻，新疆最后10个贫困县也摘帽了。”帕夏古丽高兴地说，“接下来，我们要一起努力，让家乡更美、生活更好！”